

毕业设计作为学科塑造的场域： 教学法、实践与平面设计的未来

The Graduation Project as a Site of Disciplinary Formation: Pedagogy, Practice and the Futures of Graphic Design

基拉·萨尔特 Kira Salter 莱斯利·郭 Leslie Kwok 翻译：李 云、李 拓 Translated by Li Yun, Li Tuo

内容摘要：

本文探讨了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学士学位课程中的毕业设计教学法。基于“支架式教学”“实践中的研究”和“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本文提出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教学策略，并认为毕业设计教学不仅关乎就业能力或最终成果的产出，更在于支持学生发展创作主体性、学科定位和批判性能动性。因此，毕业设计教学环节虽小，却是至关重要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视觉传达的未来价值、实践与政治议题展开相互的协商。

关键词：中央圣马丁学院、视觉传达设计、毕业设计、自主实践、学科塑造

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的平面传播设计（荣誉学位）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平面设计本科课程之一，得益于庞大的师资队伍，课程能够涵盖广泛的平面设计流程和教学方法。其课程结构安排，旨在促进学生在“平面传播设计实践”（GCD Practices）与“平面传播设计平台”（GCD Platforms）之间的自由转换。前者为传统与当代媒介、方法、工艺及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与语境框架，后者则对应当代设计实践的各个领域。随着课程的进展，“实践”与“平台”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学生所做的选择及其创作的作品，将聚焦在其独有的意图、语境与价值上。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渗透性中，基于实践的顿悟才会发生，学生意识到自身作品的意义所在，逐渐明确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从业者。到最后一年，这些积累的选择逐渐形成每位学生对于自身研究与实践主题的定位，而毕业设计正是对这种定位的巩固与阐释。

教育导向：何谓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项目采用综合作品集的形式，包括一份 5000 字的批判性报告与一个基于实践的项目。写作与创作结合是教学观的体现，其中批判性报告不是实践的附属，而是实践的一部分，研究、写作和创作构成统一的自主探究过程。

这一教学立场无法脱离平面设计所处的文化与政治语境。正如《设计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sign*）一书所指出的，平面设计从来不是中立的，其生产始终受到特定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条件的塑造。^[1] 鉴于该学科历史上与不平等权力结构的纠葛，以及它对气候、种族和社会不公现象的延续所起的作用^[2—3]，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当下虚假信息泛滥、媒介素养缺乏日益严重，平面设计的媒介与方法仍是应对多重因素交织的危机的重要工具。这一立场要求学生提供支持，使其能够探索并应对当代环境、文化及社会层面的复杂性，同时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消费主义、伦理问题以及设计促进社会福祉。

最后一年，教学重心发生了转变，更加注重自主导向、探究驱动的实践，毕业设计是其自然的结果。学生不再依据导师拟定的课题，在明确界定的参数范围做出回应，而是要从设计任务书开始进行主体性的实践，同时负责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一阶段，学生将撰写自己的课题，从自身关切出发，阐明这些关切为何对于视平面传播设计领域具有意义。

毕业设计教学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支持学生顺利过渡到自主实践阶段。即使是能力出众的学生，在经历这一转变时也可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面对开放的可能性，却未必有足够的信心来明确优先事项；任务界定不清会引发焦虑，而非带来自由——这正是奥尔和施里夫（Susan Orr and Alison Shreeve）^[4]

所描述的创造性课程的核心“模糊性”。从这一角度理解，毕业项目教学的重点不再是产出最终成果，而是构建一种环境，让学生通过研究和过程导向的探究，借助工具、环境和对话的支持，逐渐建立对自身主体性立场的信心。我们借鉴巴内特（Ronald Barnett）^[5] 对高等教育“本体论转向”的呼吁：教育不应只关注知识与技能的获得，而应进一步培养诸如批判意识、韧性与关怀等“人的品质与倾向”，使毕业生能够应对当代生活的“超级复杂性”^[6]。下文将探讨三项相互关联的教学策略：为自主实践搭建支架，整合写作与创作，以及将学生作品置于与学术界以外的专业社群的对话之中。

为向自主实践的转变搭建支架

为了支持学生向自主实践过渡，我们最近推出了用于教学的“设计任务书建构工具”（Constructing Briefs tool）。该工具借鉴了塔伯（Keith S. Taber）对维果茨基支架理论的解释。^[7] 他指出：“支架使学习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随时专注于可管理的子任务，并在安排任务的顺序及建立任务关联等方面获得指导。”^[8] 工具采用循环、类似地图的系统结构，设有多个切入点，提示简明扼要，操作步骤可控，学生可以按任意顺序进行。通过这种设计，自主撰写任务书摘要就成为探究性、批判性回应的环节，而非以结果为导向的任务。

从线性工作表向循环、地图式工具（图 1）的转变，是对线性逻辑和解决方案主义逻辑的温

基拉·萨尔特、莱斯利·郭，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李 云，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李 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和拒绝。该工具既是面向学生的学习支架，又是面向教师的教学框架，既确保了全体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的一致性，又为每位导师专业方向留出了发挥空间。它自身就是设计物，并作为一种教学基础设施发挥作用：平面设计使我们能够设计自己的教学工具，而这些工具的评估标准正是我们对学生所要求的那些原则——清晰度、受众意识和迭代优化。

实践与写作的融合

我们毕业设计教学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将实践性项目与批判性报告在结构上进行了整合。作品集是一项整体工作，为了支持这一模式的教学，必须在师资配置、课程安排和教学实施层面进行整合。

我们认为，设计知识来自制作与写作的相互构成。舍恩(Donald Schön)对反思性实践的阐述，特别是他的“行动中的反思”概念，描述了那些在实践中实时“与材料共同思考”的从业者，他们所产生的知识与制作行为密不可分。[9] 弗雷林(Christopher Frayling) [10] 对“通过实践进行研究”的阐述以及克罗斯(Nigel Cross) [11] 提出的“设计式认知方式”，进一步拓展了这一主张：设计拥有其独特的认识论，知识通过制作产生，并通过作为实践组成部分而非外部因素的批判性反思得以阐明。对我们而言，毕业设计是一个机会，超越对理论的宣称，得以真正传授这一立场。

从实施层面来看，整合归根结底是循序渐进的教学设计问题。我们重新规划了课程表，使写作工作坊、工作室辅导、同伴反馈环节以及外部对话之间形成有意的关联。例如，在关于框定研究问题的工作坊之后，紧接着安排一项制作任务，通过实操的实验来检验问题；批判性写作研讨会则与关于迭代制作的工作室课程相配合；用户测试的教学，以及聚焦受众与实体原型互动方式的教学环节，则延伸至写作工作坊，让学生对这些互动进行批判性反思，并置于相应语境中加以理解。

在这一教学模式下，写作与制作就会发生持续且互惠的交流，相互启发。一个研究问题既驱动基于实践的探索，也推动写作研究；一项设计决策既通过制作来探索，也通过阐明该决策在相关领域中的重要性来深入探讨。写作是学生探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制作则成为检验并拓

展写作所提出观点的一种方式。因此，毕业设计正是将这两种表达方式融入富有成效的摩擦之中所进行的持续性工作。 [12]

学术界之外的实践检验

写作与创作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还须向外延伸，在与学术界以外对话中接受检验。在毕业项目实施过程中嵌入了“行业圆桌会议”环节，让学生能够结合更广阔的专业背景，对自身正在发展的实践进行检验、阐述和反思。

圆桌会议的形式刻意弱化了等级关系，并将这种互动从“展示”重新定义为“交流”。未来的就业能力培养将越来越依赖于教育者、学生、职业服务机构和雇主之间的协作与共同设计，并通过个性化和对话式的参与形式来支持，而非沿用单向的招聘模式。 [13] 在此框架下，外部合作伙伴首先不是担任评委或把关者，而是作为共同探究与讨论过程中的参与者。

从教学角度来看，圆桌会议营造了一个低压力的环境，让学生在此练习口头表达、批判性反思和专业实践的理解与判断。学生需要说明自己的工作实践与批判性写作的关系，不仅阐述自己创作了什么，还要说明其重要性，以及它在所设想的语境中是如何运作的。外部从业者的参与使学生能够检验学术语境之外的沟通形式，同时增强他们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相关性的信心。

根据设计，圆桌会议以学生的声音为核心。

这与“实践共同体”模型 [14] 高度契合——该模型强调知识的共同建构而非单向传递，并将同伴间对话视为主要的学习场所。因此，导师和行业合作伙伴在共同的讨论空间中，更多地扮演促进者的角色，而非评估者。圆桌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生进入专业实践做好准备，更在于支持他们认识到，自己作为参与者，有能力塑造即将进入的学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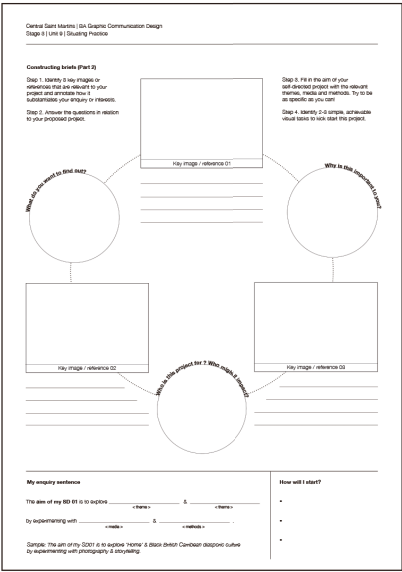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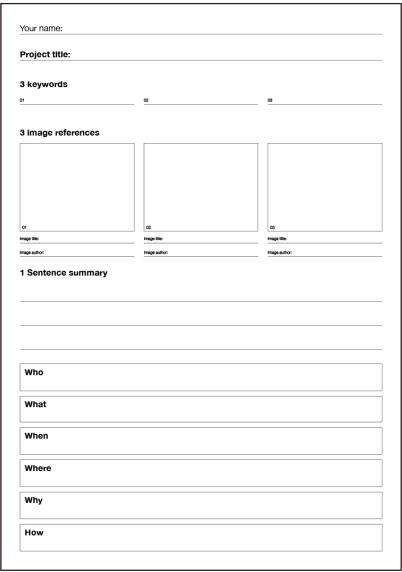
作为学科立场的毕业设计教学

在迅速变化的社会、技术及职业环境中，毕业设计教学无法与“平面设计究竟为了什么”这一问题相分离。毕业设计不只是为了职业做准备，它是学科自我再生产的时刻，因此也是对这种再生产提出质疑、重新定位并重构的契机。 [15—16]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方法拒绝将写作与创作、教学与实践、行业与教育割裂开来。毕业设计是一项贯穿研究、创作、反思、对话，以及职业定位多个层面的实践活动。在制度上，割裂更容易获得稳定，而我们选择在张力中，以不断迭代的方式进行设计，坚信毕业教学依然是虽小却意义深远的场域。通过它，平面设计的未来可能性保持在协商与塑造之中。学生接受培养，不仅为了进入学科，更是参与重塑学科。

学科的未来尚在设计之中。

(转下页)



① 从线性格式（左）重新设计为环形、类似地图的形式（右）的“设计任务书建构工具”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优秀毕业设计作品

Outstanding Graduate Works from Central Saint Martins

《再生型视觉传达的出版物、工作坊框架及不断扩充的档案库》

A Publication, Workshop Framework and Growing Archive for Regenerative Graphic Communication

作者：查理·巴特菲尔德（本科生） Charlie Butterfield

指导教师：马丁·麦格拉斯 Martin McGrath 马克斯·瑞安 Max Ryan

设计说明：

《100 项再生设计作业》是一部出版物、一个工作坊框架以及一个正在建设的档案库，旨在探索如何将再生思维引入视觉传达教育。可持续性往往被视为最终阶段的决策，仅被简化为材料选择、生产方法或视觉语言，我为此感到挫败，这是项目的起源。我想探讨的是，如果将环境责任置于设计流程的更早阶段，即任务书、习惯、方法和价值观形成之时，会发生什么。

该项目以一本面向设计师、学生和创意从业者的工作手册形式呈现。这些工作并非固定的指令，而是以提示的形式呈现：它们是测试、制作、观察、修复、再利用，以及重新思考设计作品如何诞生的起点。它们邀请设计师思考生命系统、本地材料、数字局限、关怀、时间、流通与不确定性。通过这种结构，该出版物不再是一本成品手册，而更像是一套用于持续实践的工具。

最终项目整合了印刷出版物、视频记录、材料样本，以及一个拟建的数字档案库。数字档案库允许用户上传自己的反馈，从而延长出版物的生命周期，逐步构建一个不断扩充的实验与解读目录。由此，该项目不会以单一成果告终，它会持续传播、使用、改编，并不断丰富。

对我而言，这个项目已定义了我走出大学后的实践起点。它汇聚了我整个学位学习期间不断探索的主题：创作、生态、教育、材料、工作坊和沟通。它不仅将平面设计视为一种呈现信息的方式，更视为一种塑造人们思考、行动，以及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

指导教师评语：

查理的创作实践随着持续的材料实验以及对批判性生态学的深入探索而不断演进。该项目以查理的价值观为基础，并以创造和分享知识为动力，将平面设计视为塑造设计师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其与生态系统互动关系的一种手段。

他创作理念体现在对出版物、工作坊框架及不断扩充的档案库的精心构建中，其中的各项任务都作为持续测试、创作、观察和重新思考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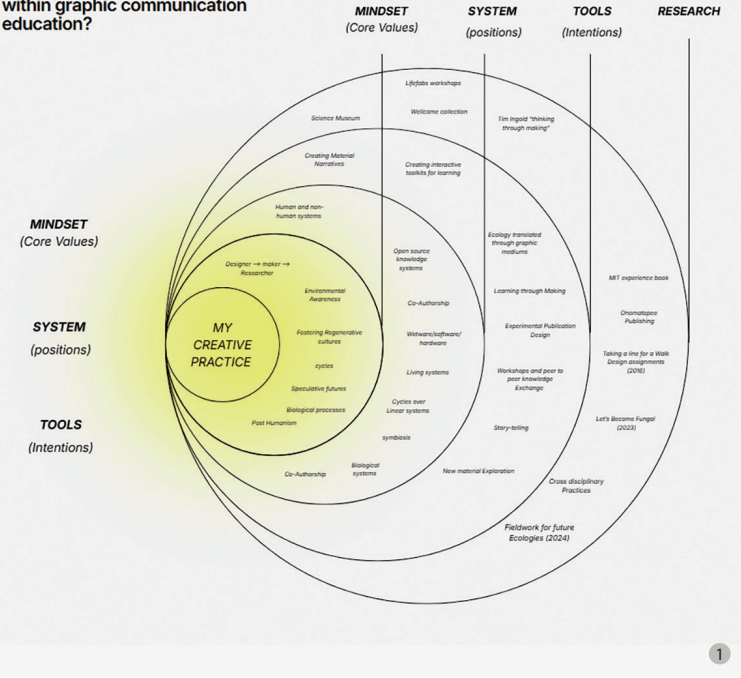
通过将该项目设计为可流通、可改编，并允许他人补充的内容，查

理清晰地展现出他对“批判性能动性”的深刻理解——即这种能动性是通过教育与参与来实现的。

UNIT 10 MAPPING MY PRACTICE

Research Question

What happens when regenerative thinking is explored through making and experimentation within graphic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① 创意实践的结构图——项目规划

（接上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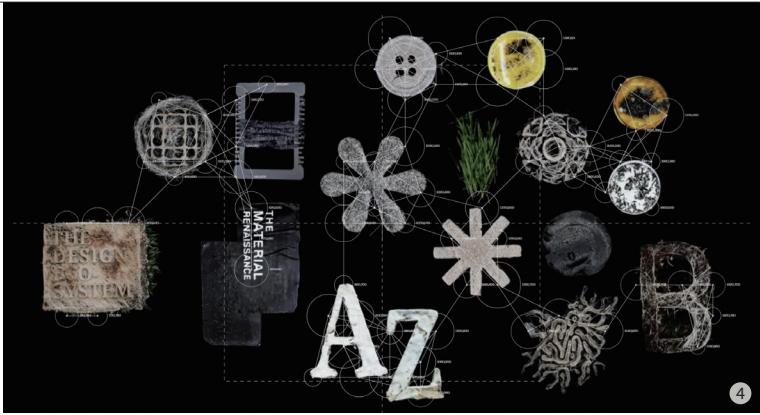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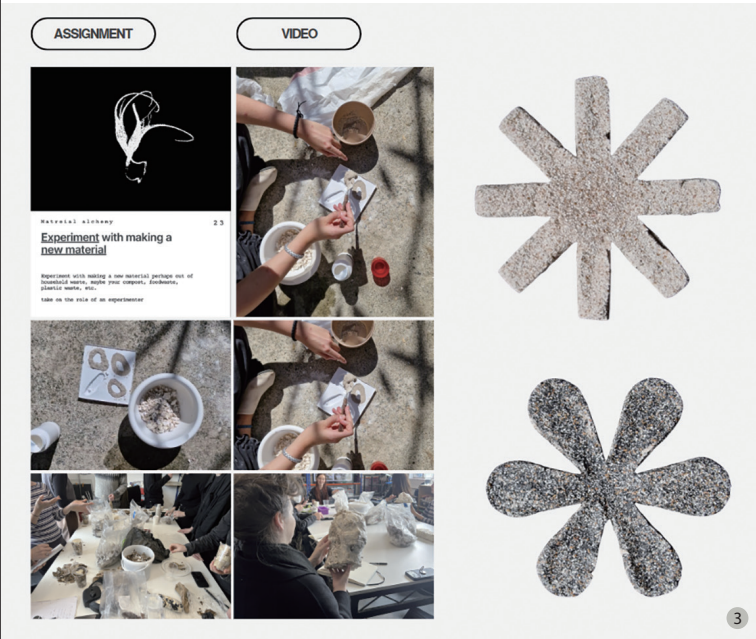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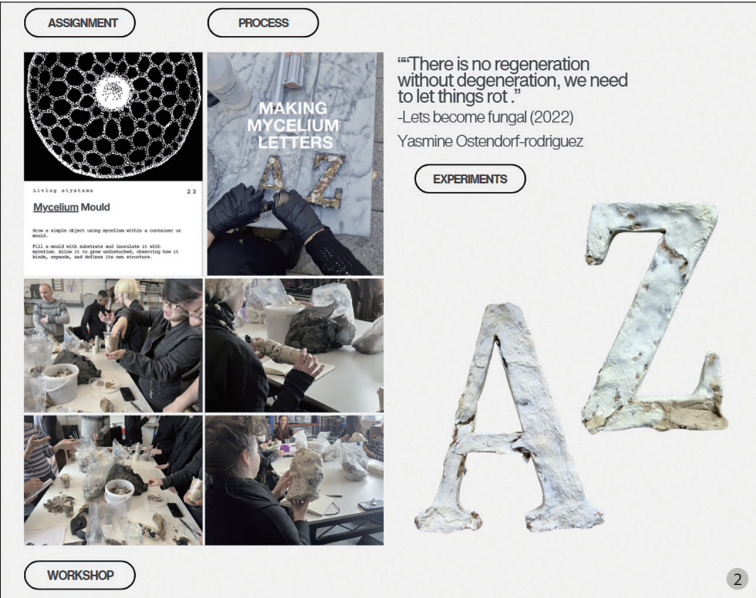
注释：

[1] Pater R. *The Politics of Design: A (not so) Global Design Manual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M]. Amsterdam: BIS Publishers, 2016.

[2] Fry T. *Design Futuring: Sustainability, Ethics and New Practice* [M]. Oxford: Berg, 2009.

[3] Toppins A. Can We Teach Graphic Design History Without the Cult of Hero-worship? [EB/OL]. (2020) [2026-05-30]. <https://eyeondesign.aiga.org/can-we-teach-graphic-design-history-without-the-cult-of-hero-worship/>.

[4] Orr S, Shreeve A. *Art and Design Pedagogy in Higher Education: Knowledge, Values and Ambiguity in the Creative Curriculum* [M]. London: Routledge, 2018.



② 作业测试——《菌丝体书信》 ③ 作业测试——蛋壳雕塑 ④ 作业成果——样本映射 ⑤ 档案网站设计——可持续的项目成果

[5] Barnett R. Learning for an Unknown Future [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2, 31(1): 65.

[6] Biggs J, Tang C, Kennedy G. *Teaching for Quality Learning at University* [M].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22.

[7]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8] Taber K S. *Scaffolding Learning: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Teaching and the Design of Classroom*

Resources [M]//Abend M, ed.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s,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8: 15.

[9] Schön D A.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10] Frayling C. Research in Art and Design [J]. *Royal College of Art Research Papers*, 1993, 1(1): 1–5.

[11] Cross N. 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 [J]. *Design Studies*, 1982, 3(4): 221–227.

[12] Ingold T.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13] Adams C. Exploring the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Employability [EB/OL]. (2022–11–21) [2026–05–30]. <https://wonkhe.com/blogs/exploring-the-changing-expectations-of-employability/>.

[14] 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 Buchanan R. 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 [J]. *Design Issues*, 1992, 8(2): 5–21.

[16] 同 [2].